

尼周會談後之東北亞情勢

朱少先

一 中日韓三國的反共形勢

從地理言，東北亞地區，是指中國、日本與韓國；同時也包括琉球在內。二次大戰之後，日本雖然是戰敗國，但在美國積極扶持下，迅速地從廢墟中重建。由於一九四九年毛共政權在大陸出現，繼之，又有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七月的三年韓戰及東南亞地區的寮戰、越戰，使日本地位，顯得特別重要。日本利用了這些國際有利形勢，加以日本全國上下共同努力，自一九五二年恢復獨立短短二十年中，已成了經濟大國；一九七一年的國民總生產，已超過二千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和蘇俄，佔世界第三位。在亞洲乃至世界，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日本自恢復獨立以來，自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到現在的佐藤榮作，歷屆內閣，均以親美、反共為基本國策，雖然由於時代的不同，國際局勢的變動，其對毛共政策，容有若干差距；但大體上，一直維持「政經分離」原則，而且與自由世界充分合作，尤其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佐藤繼池田出任首相之後，其反共政策，較任何時期為堅定。除了與我中華民國維持正常、友好之外交關係外，一九六七年還親來我國訪問；有助兩國關係之加強與反共團結。自前（一九七〇）年聯合國阿爾巴尼亞等所提「排我納匪」案出現兩票逆差，繼之義大利、加拿大、智利等大國相繼承認毛共政權，一時國際姑息氣氛，瀰漫全球；日本受此影響，國內親匪逆流，汹涌澎湃，佐藤政府在內外強大壓力下，尚能堅持其既定方針。去（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森

宣佈訪問中國大陸，繼之於八月十五日實施新經濟措施，日本所受衝擊最大。國會內外的反對「琉球歸還協定」鬥爭、福田外相與田中通產相罷免案、對匪復交案等等的提出，使佐藤內閣搖搖欲墜；在此情況下，佐藤首相仍不顧各方反對與壓力，毅然決定，連署美國所提有關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議案，並派出大批外交人員，為維護我國在聯大席位作努力。

十月毛共混入聯合國後，日本處境更見困難；直到本（一九七二）年一月六、七兩日佐藤與尼克森總統在美國聖克里門舉行高層會談並重新加強了兩國友好關係，而且決定今年五月十五日，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後，遂使佐藤政權重趨穩定。同時在日美會談中，佐藤直接聽取了尼克森重申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友好關係及履行對亞洲各國條約義務的保證及了解了尼克森訪中國大陸真意，使佐藤政府對毛共政策，有了新的依據。加以一月二十三日蘇俄外長葛羅米柯的訪日，舉行日俄第二次外長會談，在會談中又獲得了兩國總理相互訪問，在本年內適當時期開始談判兩國正式簽訂和約及今後每年舉行外長會談的重要協議後；顯然使日本在美、匪、俄三角關係中，增加了重要性。

經日美、日俄會談之後，日本對毛共態度，較過去轉趨強硬。例如佐藤首相與福田外相在日美會談結束後重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美「聯合聲明」有關「韓國安全對日本自身安全極為重要」、「台灣地區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所謂「韓國、台灣條款」繼續有效；在國會施政演說及答詢中，亦明白表示中日和約不能廢止；一月三十日，自民黨紀律委員會又宣佈對該黨親毛共領袖之一前外相藤山愛一郎因去年九月訪問中國大陸時，與毛共

發表「中日和約爲非法，應予廢除」、「指日本軍國主義化」等聲明，違反國策，予以停止黨權處分。凡此一連串發言與行動，均顯示佐藤政府對毛共態度，已轉趨強硬。

在韓國方面，一九六一年五月軍事革命成功，朴正熙執政以還，一直採取堅決的反共政策。但自一九七〇年國際姑息逆流高漲之時，韓國反共政策，顯有若干轉變；同年十二月國會通過「貿易法」修正案時，對過去嚴格禁止與共產國家貿易條款，作大幅度修改；將原有「共產國家」改爲「敵意國家」；亦即表示，即使是共產國家，只要對韓國不抱有敵意，亦可與之貿易。事實上除北韓、蘇俄、毛共外，均已展開經濟外交活動。自去（一九七一年）六月起，若干共產國家船隻，已可自由進入韓國港口。同年八月，金鍾泌總理在國會施政報告，強調在外交上採取彈性現實政策，並表示對所有「無敵意國家」，均可建立外交關係。金鎔植外長在國會答詢中，更具體表示對蘇俄與毛共，如不採取敵對行爲，韓國亦可慎重考慮建立外交關係問題。一旦時機成熟，南北韓直接談及兩者同時加入聯合國，亦將予以考慮。

由於韓國政府在反共政策上採取了一連串彈性措置，自去年下半年起，其國內發生了若干不穩情勢，例如漢城近郊貧民暴動事件、特殊部隊士兵逃亡叛亂事件、學生反對軍訓及反政府示威事件、司法官集體辭職事件等的相繼發生，使社會動盪不安；加以尼克森宣佈訪問大陸及實施新經濟措施，對韓國衝擊亦大。一面受美援停止、越戰特需減少、日元升值等影響，不但妨礙了經濟建設的進行，且因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嚴重，直接影響人民生活。同時，北韓勞動黨大會去年十一月集會時，又重申其「革命統一路線」，間諜活動復趨活躍，頓使韓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危機重重。朴正熙政府鑑於上項情勢，遂於十二月初，宣佈韓國進入緊急狀態，加強國家安全措置，限制人民部份自由，加強新聞檢查；經濟計劃以發展國防建設爲優先。韓國政府經採取上述措施後，政局始漸趨安定，一兩月來，亦未發生任何騷動事件。

至於我中華民國，在亞洲一直是反共中流砥柱，在任何情況，堅持既定之反共國策，從不動搖。自毛共混入聯合國後，雖然國際情勢對我有若干不利，但仍屹立不動，爲亞洲重要的安定力量，非任何力量所能改變。

二 中、美、日、韓間現存關係

中、日、韓三國在東北亞戰略地位極爲重要，也構成美國西太平洋防線的最重要一環。若與美國在琉球軍事基地相結合，適可成爲對毛共東南沿海包圍圈。如在琉球設置中程飛彈（IRBM），北起西伯利亞，西至整個中國大陸全域，南到越南北部，均在其射程之內；既可控制北韓、北越及黃海、日本海入口與蘇俄遠東海軍之出口，且可封鎖整個中國大陸。

中、美、日、韓，基於共同利益及爲維護亞洲和平與安全，四者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有不可分割關係。美國居於自由世界領導地位，因此在全球性反共戰略中，美國無疑是一個中心。目前美國與中、日、韓三國之間，各別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例如中美兩國訂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日美兩國之間，訂有「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美韓兩國之間，亦訂有「美韓防衛條約」；藉這些條約，美國與三國間，構成了一個堅強的防衛體制。任何一國遭受外來侵略，美國依照條約規定，即有共同防衛義務。美國除以核子傘保衛各國安全外，基於事實上需要，美國在中、日、韓三國或派有軍事顧問人員或陸、海、空軍武裝部隊及軍事基地與軍事設施。事實上，美國與中、日、韓三國之間，軍事上有着守望相助、安危與共的密切不可分割的關係。

至於中、日、韓三國之間，現存關係，亦非常密切。先看中日關係。兩國自一九五二年簽訂和約，恢復邦交以來，一直保持正常友好外交關係，在政治上合作良好，國際事務上互相支援，過去有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日本一向支持我國，並爲重要問題提案提議；在經濟上，不但雙方貿易額年有增加，經濟合作及直接投資，亦有極佳成績。兩國唯一引起齟齬者，皆係由於日本對毛共政策發生偏差所致。例如一九五八年日本與毛共簽訂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時，因附帶若干政治條款，毛共企圖藉享有那些特權，由貿易關係，邁進到外交關係。我國認爲此舉超越「政經分離」原則，堅決反對，並以停止雙方貿易爲抗議。一九六三年池田政府核准倉敷人造纖維公司，可以政府銀行資金融資，將價值二十萬美元之整套尼龍工廠設備，以分期付款方式，售與毛共；當時我國指爲變相經濟援助，因提出抗議未果，不得不召

回駐日大使及撤退重要館員，使兩國關係，達到破裂邊緣。幸賴池田內閣及時挽回，派吉田茂前首相訪華，與我總統會談；並提出保證，不以政府銀行資金支持對毛共貿易，兩國外交關係始告恢復。

一九六四年佐藤榮作繼池田出任首相以來，因佐藤政府反共政策堅定，且兩國政要如日本之佐藤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岸信介前首相及我國嚴副總統、張祕書長、蔣副院長等相互訪問，使兩國關係，臻於最密切階段。

共匪混入聯合國後，日本國內掀起親毛共熱潮，各政黨、左翼團體、財經界有力人士，均先後紛紛組團前往大陸訪問，其中較重要者如由藤山愛一郎所率領的超黨派組織「日中國交回復促進議員連盟」訪問團、公明黨黨魁竹入義勝率領的該黨訪問團、關西財界訪問團、東京經濟人訪問團等，均為代表一方的有力團體。該等訪問團在大陸訪問期間，在會談結束後，幾乎都發表了：「日匪復交五原則（註一），及承認日本正走向軍國主義道路」等聲明，極盡挑撥、離間與侮辱佐藤政府為能事。毛共亦曾先後派其對日統戰頭目王國權、王曉雲等先後訪問日本（註二），實施滲透、統戰活動。佐藤政府在重重壓力下，曾企圖派自民黨「中國問題調查會」會長野田武夫率團訪問大陸，該黨幹事長保利茂亦試探與毛共接觸，佐藤首相、福田外相在國會中亦一再表示願與毛共舉行政府間會談；但由於毛共態度冷淡，迄無任何進展，日本政府亦未採取進一步行動。

日美聖克里門會談之後，佐藤政府除了對毛共態度漸趨強硬外，一月中旬曾派岸信介前首相來我國訪問，與我當局有所洽談；最近日本實業界泰斗石坂泰三應邀來我國訪問，就未來中日兩國經濟關係，交換意見。因此，目前中日兩國關係，並未受日本國內及國際姑息主義猖獗影響，依舊保持極良好狀態。

中韓兩國關係，因在韓國未獨立前，我曾全力支持其獨立運動，其革命志士，一直受到我國優遇與援助，韓國臨時政府亦設在上海、重慶等地。在開羅會議中，我總統又力主戰後應恢復獨立，足見我國支持韓國獨立，不遺餘力。一九四八年八月大韓民國成立，我國除立即予以承認外，我總統又於翌（一九四九）年八月親訪韓國，與李承晚總統會商籌組亞洲反共聯盟問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李承晚總統來華報聘，兩國領袖除重申保證與所有亞洲國家團結合作外，再度呼籲共同努力，促進反共聯盟之實現。一九六

三年十一月，兩國又簽訂「中韓友好條約」，奠定了兩國友好基礎。一九六六年朴正熙總統並親來我國訪問，我總統府祕書長、蔣副院長亦先後赴韓報聘；故最近十年來，不但兩國反共合作更臻密切，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乃至軍事上合作關係，亦有了新的進展。

至於日韓關係，由於過去宿怨甚深，雖從一九五一年起在聯軍統帥麥克阿瑟斡旋下，開始復交談判，但始終無法達成協議。直至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執政，積極展開對日外交，且在復交條件上，亦作了極大讓步；日本佐藤政府亦採取積極態度，並在中、美兩國多方協調下，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在漢城草簽了「日韓基本條約」，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正式在東京完成簽約手續，兩國政府在在野政黨反對下，不顧一切，在執政黨一黨議員出席國會中，予以通過批准，才恢復了邦交。使此一東北亞反共防線上最大缺口，得以填補。

兩國復交以後，韓國依照「日韓條約」，除了獲得三億美元贈與款及二億美元低利貸款外，又獲得了大量民間借款與商業投資，對韓國「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及「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的順利完成，有着極大助力。目前日本對韓輸出，已取代美國，佔韓國輸入第一位。去（一九七一）年八月日韓第五次閣僚會議時，日本又同意了三項援助計劃，援助總額達二億一千萬美元。（註三）

日韓兩國除了在經濟關係上已構成堅強之合作體制外，在軍事與政治關係上，也達到了密切不可分割關係。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日美會談聯合聲明中，佐藤首相曾強調：「韓國安全對日本自身安全極為重要」。這裏說明了日韓安全的一體化。今（一九七二）年二月初，日、美、韓三國又完成一項共同防空體制，足證在軍事上亦已趨一體化。

中、日、韓三國，因彼此間訂有友好條約，與美國之間，又分別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事實上，以美國為中心，已構成了一個安全保障共同體。

三 蘇俄、共匪、北韓間的相互關係

東北亞自由陣營中，中日韓三國的反共情勢及美國與上述三國間，以及三國彼此間的現存關係，已如上述。以下再就東北亞共產集團情勢與彼此間關係，作扼要的敘述。

在一九六二年匪俄衝突未表面化以前，東北亞共產集團，是以蘇俄爲中心；一九四九年毛共政權成立不久，蘇俄與毛共即簽了一項「中蘇相互援助與友好條約」，在該約前言中，已明白指出日本是其假想敵。該約在性質上，是軍事同盟，目標除了日本之外，中、美、韓三國，亦是其共同侵略的對象。一九五〇年六月，北韓敢於發動韓戰，毛共並派所謂「志願軍」參戰，無疑是以此項條約爲後盾。

自匪俄衝突表面化後，毛共與蘇俄之間，已成敵對狀態，並且雙方在邊境曾發生多次熱戰；目前兩者在邊境仍置有重兵，隨時有挑起戰端可能。故「中蘇友好條約」雖爲期三十年，但實際上已成爲一頁廢紙。

不過毛共並未因匪俄關係的惡化，而放棄向外侵略企圖；對日本一直運用統戰手段，分化滲透，以推翻保守政府樹立左翼政權，赤化日本爲目標，尤其是最近一兩年來，其統戰工作，更見活躍。對台灣，以間接、直接方法，從事滲透、顛覆工作；對韓國則支援北韓，實施武裝侵略，赤化全韓。這些工作，都是齊頭並進的。

蘇俄、毛共與北韓之間，在匪俄衝突以前，北韓與毛共一樣，凡事聽命蘇俄。北韓的建軍及經濟建設計劃的完成，絕大部份，得力於匪俄的援助。一九六一年韓國軍事革命成功，北韓已知用偽裝和平策略，已無法得逞，遂於同年七月，分別與蘇俄及毛共簽訂「朝蘇、朝中互相援助及友好條約」，企圖以蘇俄、毛共爲後盾，推進其武裝南侵計劃。其間曾獲得蘇俄與毛共的援助。自匪俄衝突表面化及美蘇間進行所謂「和平共存」後，北韓一度全面倒向毛共。但到了毛共實施「文化大革命」，且「紅衛兵」大字報對北韓總理金日成發動攻擊，使北韓再度倒向蘇俄。不過此種關係，爲期不久。到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兩者關係又趨疏遠，而與毛共勾搭。同年十月，北韓最高人民會議主席崔健健，曾率代表團參加毛共爲國慶。翌（一九七〇）年三月，北韓與毛共恢復互派大使，四月周恩來應邀訪問北韓；繼之，兩國包括軍事代表團在內各類代表團互訪，關係極爲密切，對蘇俄已完全冷落。去（一九七一）年尼克森總統宣佈訪問中國大陸，對北韓衝擊甚大；從那時開始，一直謾罵美國尼克森豎了白旗去投降。言下對毛共與「美帝」接近，表示不滿。

蘇俄見有機可乘，開始與北韓接近，在尼克森於二月二十一日訪問中國尼周會談後之東北亞情勢

大陸同時，一個由北韓外長許淡率領的政府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在二月二十二日葛羅米柯外長歡迎晚宴席上，除了許淡外長對蘇俄多年來援助表示感謝及強調今後進一步加強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合作外，葛羅米柯外長則表示將盡全力支援北韓革命統一解放運動，並給予帝國主義嚴重的打擊。從最近數月來蘇俄與北韓交往頻繁情況判斷，北韓又從毛共懷抱，倒向蘇俄。不過此種關係，能維持多久，仍將隨情勢發展而決定。根據過去事實，證明北韓心目中的最大敵人是美國；蘇俄與毛共，何者接近美國，北韓即倒向反美的一邊。不過北韓即使對任何一方不滿，從未發展到衝突表面化程度。因此，十餘年來，不論三者間關係如何變化，匪俄雙方對北韓的援助，一直沒有中斷，僅是雙方援助程度稍有差別而已。今後此種關係，仍將繼續發展。

不論北韓與匪俄關係如何變化，其武力統一全韓的方針，是始終不變的。因此，北韓的此種侵略企圖，不但構成對韓國的威脅，也影響到東北亞和平與安全的前途。

四 尼周會談後東北亞新情勢

毛共是亞洲動亂的禍源，這是世界公認的事實。毛共政權自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出現之後，亞洲局勢一直陷於動盪不安。身爲領導自由陣營的美國總統尼克森，不圖團結民主國家力量，消滅這個禍源，反而移樽就教，親自訪問大陸，與毛共勾搭。此舉不僅不能緩和亞洲緊張局勢，相反的，因尼克森的大陸之行，助長毛共的侵略氣焰，喪失了民主國家對美國的向心力及鬆弛了團結力量，結果必將使亞洲乃至世界局勢，更趨緊張，更陷於混亂。我們下這樣的結論，是從最近尼克森與周恩來在北平會談情況發展作依據的判斷。

雖然尼、周會談的全般內容，我們無法從兩者所發表的「聯合公報」中窺其全貌，但最少限度，我們可以從這個公報中，雙方對若干重大問題的一致點與分歧點，獲得結論。同時也可從若干線索中，發掘美國與毛共之間的共同諒解與默契。

我們上面指出，尼周會談的結果，將會使亞洲局勢乃至世界局勢更趨緊

張，更陷於混亂。其所據的理由是：

(一)毛共已將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的所謂「和平五原則」，作為束縛美國在今後國際行動中的武器。就「和平五原則」本身意義言，原無可厚非，應該為任何一個獨立國家遵守的基本原則。但自一九五五年以來十餘年中，毛共對印度的侵略，對亞、非、拉地區的滲透顛覆活動及其本身所作破壞此項原則的行動，已不勝枚舉；今天毛共再拿出為亞洲人所不齒的偽裝口號，來作為美、匪間共同遵守的原則；除了束縛天真的美國之外，有誰能相信毛共會遵守？在「聯合公報」中，毛共聲明：

「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國（毛共）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各國人民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有權維護本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侵略、干涉、控制和顛覆。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回本國去。中國（毛共）堅決支持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人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所作的努力。……」

這不是毛共準備在各地繼續作亂的自供狀？不是在要求美國從亞洲地區撤退其武裝部隊，好讓毛共順利推行之滲透、顛覆活動嗎？

其次，任何人都知道，日本是經過選舉、由公平競爭產生所組成的一個民主政府，但毛共在「聯合公報」中，却聲明：

「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立中的日本的願望。」

毛共這裏所指的「日本人民」，除了極少數的左翼、親毛分子之外，還有誰會同意這種看法。事實上，這些已構成了毛共對日本內政的干涉。

從以上這些事實，說明毛共對外擴張、運用統戰手段，策動各國少數人民，從事所謂「解放運動」，以赤化其國家為最終目標的政策，不但毫無改變跡象；相反的，由於尼、周會談，美國確認了這些原則，使毛共更氣焰高張，今後勢將明目張胆，推進其赤化工作。而日本又是主要目標。

(二)一般政論家指出，促成這次尼周會談主要因素，在尼克森是為連任下屆總統；毛共是為「聯美制俄」。這項聯合公報中，雖未直接提及蘇俄字樣，但一般相信，無疑聯合「制蘇問題」，是這次會談重心。在「聯合公報」中，雙方聲明：

「中（毛共）美兩國關係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的；雙方都希望減少國際軍事衝突的危險；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這裏所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太平洋建立霸權，無疑是指蘇俄及蘇俄集團而言。由於美國與毛共的勾結，蘇俄已在亞洲採取反擊行動。除了加強匪俄邊境戒備外，並與印度簽訂友好條約及在印巴戰爭全力支持印度，擊敗巴基斯坦，且已在東巴建立孟加拉國。最近蘇俄對日本與北韓，又採取了積極的爭取行動。今（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葛羅米柯外長的訪日，在舉行兩國外長會議中，已達成了兩國總理互訪，在本年內開始兩國和約談判，從明年起兩國外長每年舉行定期會談一次等重要協議；二月二十一日，北韓外長許淡，應邀訪俄，舉行會談，加強了兩國合作關係。蘇俄在太平洋的海軍實力，亦在逐漸增加中，對毛共正形成包圍圈。日本之承認蒙古、日本與北越的接近，都是蘇俄所促成。以上這一連串事實的發展，不僅說明匪俄衝突更趨尖銳，美俄關係，亦將隨之惡化，尤其在西太平洋、印度洋美俄兩國海軍的對峙形勢，必趨嚴重。

同時，由於日俄的接近，增加了日美、日匪關係的複雜性，更由於蘇俄的全力支持北韓，壯大了北韓的侵略力量，朝鮮半島局勢的緊張，亦在預料之中。

因此，尼周會談結果，必然使東北亞形勢趨於惡化。

(三)就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問題言，在這次尼周會談中，除了尼克森態度軟弱、含混遷就，使亞洲民主國家對美不信任外，並無任何具體收穫，對中、日、韓三國問題，也僅僅將雙方的見解併列，毫無結論。根據「聯合公報」中的記載是：

(1)關於所謂「台灣問題」，毛共重申其立場說：「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國則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着該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

表面上看，美國最後將自台灣撤退其武裝部隊及軍事設施；但實質上，我們應注意兩個前提；其一，在「聯合公報」中未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因為只要中美兩國不廢止此項條約，美國是否在台駐有武裝部隊，並不重要；依照條約規定，一旦台灣遭受外來攻擊，美國對台有協防義務，亦即隨時可派其武裝部隊前來。無礙台灣安全。

第二個前提，美國僅在原則上表示在該地區緊張局勢緩和時逐漸撤退其武裝部隊與軍事設施。在毛共叫囂「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情勢下，緊張局勢何時始能緩和，是不可想像的問題。

基於此，尼周會談中有所謂「台灣問題」，實質並無任何進展。而且尼克森、羅吉斯、季辛吉，在尼周會談後，一再聲明「中美防禦條約」繼續有效。更足於證明。

(2)關於「日本問題」，毛共聲明：「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與中立的日本的願望。」美國則聲明：「美國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係，並將繼續發展現存的緊密團結。」雙方所述，文不對題，足見在會談中，意見分歧，毛共要反對日本政府，策動「人民革命」；美國却要與日本政府合作。都是背道而馳。

關於琉球問題，相信亦曾談到，因此一問題過份尖銳，未便提及，故在公報中不予列入。但毛共在聲明中強調「一切外國軍隊都應撤回本國去」，自然也是針對美國在日、韓、琉武裝部隊而言。顯示兩者基本立場，仍是無法協調。

(3)關於「韓國問題」，毛共聲明：「堅決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所提的朝鮮和平統一的八點方案和取消「聯合國韓國統一復興委員會」的主張。美國則聲明：「美國將保持其與大韓

尼周會談後之東北亞情勢

民國的密切聯繫和對它的支持；美國將支持大韓民國為謀求在朝鮮半島緩和緊張局勢和增加聯繫的努力。」這裏可以看出，和雙方對日本問題一樣，各走一端。毛共支持北韓「革命統一」，主張取消聯合國對承認大韓民國是唯一合法政府的決議。美國則支持大韓民國，支持其和平統一韓國的努力。在此種情況下，韓國局勢不但不能緩和，反增加了對立、衝突的危機。

毛共對於「承諾」、「聲明」、「條約」，一向視為策略運用工具，隨時可以「否定」、「背棄」、「撕毀」；談判更是「針鋒相對」，未來吃虧的是談判的對手。因此，我們認為尼周會談的結果，除了替尼克森增加一些選票和毛共獲得了美國撐腰，減少蘇俄對毛共的壓力，可以加緊對外侵略外，對自由世界別無所得。但預見的後遺症，却一定很多。如亞洲乃至國際局勢的更趨緊張、美俄關係對立更趨表面化、因亞洲國家對美國的不信任減少自由國家的團結力量、因美毛勾搭增加了毛共對美國滲透顛覆等等，其後果是很嚴重的。

註(一)「和平五原則」：(1)互相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內政；(4)平等互惠；(5)和平共存。

註(二)王曉雲是「中日友好協會」常務理事兼副書長、「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理事，乘去年三月日本舉辦「世界乒乓球大會」機會，以「中共代表團副團長名義來日，先後逗留四十餘天。又王國權為「中日友好協會」負責人，於去年八月廿五日藉參加松村謙三葬禮為名，來日實施統戰活動。

註(三)第五次「日韓閣僚會議」，日方同意三項對韓援助計劃：(1)建設漢城地下鐵路計劃八千萬美元；(2)建設特殊鋼、鑄銑、重機械、伸銅等四大重工業計劃八千萬美元；(3)船舶貸款五千萬美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印行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二〇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耀